

##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 以“Macaeneses”（澳門人）之名維繫管治與建立社區 ——《蜜蜂華報》再研究

林玉鳳\* 黃曉蓉\*\*

**摘要** 1822年創刊的葡文周報《蜜蜂華報》雖然有執政黨喉舌的黨派報刊特色，刊載了不少當時保皇派和立憲派之間的政治爭辯，但它同時是一份兼具新聞、商業資訊傳播和社區聯繫功能的報刊，對了解當時整個在澳門的外國人社區以及不同社群之間的互動有重要意義。同時，作為葡萄牙人在澳門出版的首份報刊，該報對“澳門人”（Macaeneses）的身份進行了大量結合黨派的政治論述，以此突出土生葡人與澳門和葡萄牙之間的政治聯繫，是迄今發現的最早公開討論“澳門人”身份的文獻，說明土生葡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早於十九世紀早期的公共場域已出現激烈討論，而且一個具有強烈內部認同的澳門葡裔社群也早在十九世紀初存在。他們有共守的規則，也同時以愛澳門和愛國（葡萄牙）為最核心的身份認同概念。

**關鍵詞** 《蜜蜂華報》；報刊功能；土生葡人；身份認同；居澳葡人

## 一、文獻回顧

澳門居民是否屬於葡萄牙民族大家庭之一員？如果屬於，澳門居民是否有義務像那些在葡萄牙以及巴西的葡萄牙人一樣繳稅？<sup>1</sup>

這是一名讀者向《蜜蜂華報》編輯部發出的提問，刊登在該報的“讀者來信”欄目當中。這種對土生葡人或居澳葡人身份提出的疑問，在《蜜蜂華報》出現得相當頻繁。可是，過往就《蜜蜂華報》進行的研究，卻鮮有探討該報對土生葡人或居澳葡人族群身份認同的建構作用。

1822年創刊的葡文周報《蜜蜂華報》，在中國近代新聞出版史和葡萄牙政治發展史上的

意義，過去一直是學者研究的核心。在中國新聞史上，《蜜蜂華報》長期被視為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外（葡）文報章和近代報刊，<sup>2</sup>即使曾有學者就其“第一”的身份提出疑問，也僅僅提出將其修正為“目前有原件可溯的澳門出版的第一份報章”；<sup>3</sup>而且，針對其進行的為數不多的研究幾乎都以其對中國近代報刊是否具有推動力為主旨。<sup>4</sup>華語世界當中唯一對《蜜蜂華報》進行過較仔細的內容分析的學術出版物，是程曼麗的《〈蜜蜂華報〉研究》。該書根據報刊內容的標題作分類，將《蜜蜂華報》的內容分為48類，再集中劃分為兩大類：新聞類文體和非新聞類文體。<sup>5</sup>然而，該書僅限於對其進行分類和描述，尤其着重對《蜜蜂華報》牽涉的黨派政治作描述，強調報刊的政治性與鬥爭性。

最早對《蜜蜂華報》內容進行分析的葡文學術著作，是葡裔歷史學家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研究——《澳門新聞出版之始》（*O Início da Imprensa em*

\* 林玉鳳，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任，傳播系副教授。

\*\* 黃曉蓉，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文化雜誌》（外文版）校對。



圖1.《蜜蜂華報》創刊號，1822年9月12日，第1版。（圖片來源：葡萄牙國家圖書館藏，<http://purl.pt/32522>，Public Domain）。

Macau)。<sup>6</sup>白樂嘉將《蜜蜂華報》的內容分為八個類別：（1）海外事務國務大臣對華事務公文；（2）有關王室大法官的意見；（3）印度總督致議事會的信函；（4）火神號戰艦來澳的相關信函；（5）公民致函議事會的信件；（6）議事會的會議記錄；（7）果阿總督關於澳門和葡萄牙的信件；（8）巴黎、倫敦和紐約等地的報紙關於葡萄牙政治局勢及其他事務的摘錄。<sup>7</sup>澳門特區成立前，有研究開始將《蜜蜂華報》視為記錄十九世紀葡萄牙自由主義興起的重要文獻，如達斯內維斯（João Alves das Neves）在其研究澳門出版史的專著中，指該報是十九世紀初期居澳葡人內部的自由主義者（Liberais）和專制主義者（Absolutistas）

之間的政治鬥爭的重要文本依據。<sup>8</sup>自達斯內維斯以後，一直到了近年，才再度出現零星的針對《蜜蜂華報》的研究，如巴勃羅·馬加良斯（Pablo Magalhães）對《蜜蜂華報》創辦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的研究，<sup>9</sup>但也僅側重於分析該報與政黨的關係。

本文將從報刊功能以及身份認同概念入手，審視《蜜蜂華報》的內容，探討該報如何為土生葡人及居澳葡人以“澳門人”（Macaeneses）的身份概念，構建起澳門認同和族群想像，以達至管治的目標。

## 二、Macaeneses、Macaista、土生葡人及居澳葡人

早在1822年9月12日發行的《蜜蜂華報》創刊號上，“Macaista”“Macaeneses”及“povo Macaense”<sup>10</sup>（意指澳門人或澳門族群）等族群色彩濃厚的詞彙就已經出現。<sup>11</sup>它們被用以形容當時報刊的主要受眾——居於澳門的會說葡文的族群。

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理解《蜜蜂華報》上頻繁出現的“Macaeneses”（包括“povo Macaense”）以及“Macaista”這兩個皆可以翻譯為“澳門人”的葡文詞彙的身份概念的功能與意義。澳門土語研究者巴塔亞（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曾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0期的“澳門土生人”特輯中，就“Macaenses”及“Macaista”這兩個與澳門葡人身份認同相關的詞彙釋義，其認為：

“本地之子”或“澳門土生人”……這些詞已經使用了幾個世紀，至今還被澳門省的土生葡人普遍使用，以便將他們自己區別於宗主國的葡萄牙人，區別於澳門的中國人。我們沒有資料來考察是從哪一個時代開始使用“澳門土生葡人”（macaense）這一詞……而“澳門人”（macaísta）這一詞，則可以在上一個

##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世紀用克里奧爾語寫成的文章中找到，但當時並沒有表示“澳門土生人”的含義，而只是作為形容詞使用，表示任何一種“澳門特有的”東西，特別是其語言。<sup>12</sup>

根據巴塔亞的考證，“Macaeneses”更常用於指稱“澳門土生葡人”；而“Macaista”可以翻譯為“澳門人”，但那是葡裔族群用以稱呼在澳葡人的詞彙，所以也有“土生葡人”的意涵。

“Macaeneses”“Macaista”以及“土生葡人”，所涵括的究竟是甚麼人？最早有關土生葡人起源的研究專著，是葡萄牙學者安娜·瑪里亞·阿馬羅（Ana Maria Amaro）的著作《大地之子》（*Filhos da Terra*），其認為澳門居民可分為三個群體（歐洲葡萄牙人、澳門人或澳門葡萄牙人，以及中國人），三者獨立享有各自的文化特徵且互不往來。<sup>13</sup>此外，阿馬羅指出長久以來，部分學者將“土生葡人”<sup>14</sup>定義為葡中混血兒是一種謬誤，土生葡人應為葡萄牙裔男性與其他亞裔女性（不限於華裔，還有馬來亞、印度、日本等其他族裔）的結合；<sup>15</sup>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則主張“土生葡人”應為葡萄牙男子與華人女子通婚繁殖的後代，且其中國血統佔大部分的族群。<sup>16</sup>除“土生葡人”外，施安東（António M. Jorge da Silva）認為居澳葡人應細分為三個

不同的群體：（1）早期抵達澳門定居的葡萄牙人；（2）他們往後多個世紀生活在澳門的後裔；（3）遠渡重洋到澳門治理這個居留地及教會的葡萄牙人。當中部分人只會因為職務而短暫停留在澳；亦有部分會以通婚的方式融入本地社群，並擔當社會精英的角色，參與議事會等社會事務。<sup>17</sup>當中這一類享有一定社會地位，並熱衷參與政治的居澳葡人，正是《蜜蜂華報》的創辦人巴波沙及其讀者群眾的一種面貌。因此，本文的研究對象是當時居澳的會說葡文的族群——“Macaeneses”及“Macaista”。雖然兩者皆可以翻譯為“澳門人”，但在討論澳門族群的華語語境當中，這兩個詞彙所涵括的，是巴塔亞定義的“土生葡人”，以及施安東定義的“居澳葡人”。

《蜜蜂華報》創刊於1822年9月12日，至1823年12月26日停刊為止，一共發行了67期。根據《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一書所載，1826年澳門的華人人口約為一萬八千人；1830年澳門總人口約有三萬四千人，當中三萬人為華人。<sup>18</sup>由於該書所載當時的人口數據分為兩大類——華人與基督徒人口，因此同期最接近土生葡人及居澳葡人人口的數據，應為1822年4月的澳門基督徒人口，總數為4,315人。他們集中居於大堂區及風順堂區內，是《蜜蜂華報》的主要受眾（詳見表一）。

表一. 1822年4月的澳門基督徒人口

堂區	男性		女性	奴隸	總數
	14歲及以上	14歲以下			
大堂	289	251	1,342	248	2,130
風順堂	256	170	1,058	236	1,720
聖安多尼堂	59	52	301	53	465
總數	604	473	2,701	537	4,315

資料來源：Macau e a sua População, 1500–2000 Aspectos Demográficos, Sociais e Económicos,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1998, p. 102.

這個僅四千多人的葡萄牙人群體，構成了《蜜蜂華報》中旗幟鮮明的以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又譯“雅廉訪”）為首的保皇派，及以少校巴波沙為首的立憲派兩大派系。這兩個派系都曾經因為執掌澳葡政權而掌管《蜜蜂華報》，而且可以以該報的第54期為分水嶺，在此之前為立憲派主導時期，自第54期開始則為保皇派主導時期。

### 三、“澳門人”作為管治修辭：《蜜蜂華報》對 Macaeneses 的身份建構

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發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一書以來，<sup>19</sup> 儘管他的理論受到部分學者的“歐美中心主義”（EuroAmerica-centric）批評，<sup>20</sup> 但他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概念，包括印刷傳媒對建構民族的作用，仍然是廣受採納的研究民族主義以及傳播與身份認同的概念。德國學者哈特穆特·韋斯勒（Hartmut Wessler）在研究少數族裔的社會融入時提出，大眾傳媒在社會融入的過程中，可能會創造一個基於共同文化價值觀以及歸屬感而建立的象徵性社群（Symbolic Community）。<sup>21</sup> 下文將應用媒體具有建構社群功能的觀念，對《蜜蜂華報》的內容進行歸納和描述，以此分析《蜜蜂華報》如何對“澳門人”（Macaeneses）一詞進行身份建構。

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抵澳居留，至《蜜蜂華報》創刊期間，居澳葡人已於社群間逐漸建立起成熟的自治機構——議事會（Leal Senado）。早期的議事會是集司法及行政兩權於一身的居澳葡人最高自治權力機構；然而，自1783年葡萄牙王室頒佈《王室制誥》後，由於加強了總督及王室大法官的權力，議事會的影響力大不如前。<sup>22</sup> 受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及1820年西班牙革命等動蕩的世界政治時局影響，葡萄牙立憲議會於1821年通過了葡萄牙自由憲法，宣告廢除封建特權。遠隔重洋的澳門於1822年亦開展了一場以君主立憲為目

的運動，同年8月19日，以巴波沙為首的立憲派掌權。

近一個月後，《蜜蜂華報》於1822年9月12日創刊。報章以“蜜蜂”（Abelha）為名，是因為立憲派人將報刊視為揭露政敵的政治工具，要“痛蜇”保守派。<sup>23</sup> 其創刊辭以“澳門人”（Macaeneses）之名表達了對立憲派臨時政府的支持，同時強調立憲派臨時政府一切改革的基礎均以“澳門人”（Macaeneses）之利益為首。

我們也渴望盡綿薄之力，來讚揚這一終結了獨裁統治、鞏固了澳門民眾的權利與義務、並在公眾的歡呼聲和喜悅之情中，按照澳門全體公民的願望成立了臨時政府的壯舉。<sup>24</sup>

這是首次有公開文獻將“澳門人”（Macaeneses）一詞與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之間的政治紛爭作出聯繫，並嘗試賦予其具有“君主立憲運動參與者”的行動記憶。

在為立憲派代言的同時，《蜜蜂華報》的創辦人還非常重視保持在澳葡裔群體與葡萄牙的聯繫。《蜜蜂華報》創刊號的社論就強調：

同時，我們還要向我們的同胞介紹澳門人民在動搖強權統治的事變中所表現出來的熱情以及剛剛成立的明智的臨時政府的忠誠和它的政務活動；向澳門人民說明他們具體的權利與義務；最後還要指出這座城市可望得到的種種改善。這些就是我們的目的。我們同樣不會忽略國內外發生的有關葡萄牙的新聞。<sup>25</sup>

這一方面闡明了土生葡人以及居澳葡人的“澳門人”本地身份認同，同時強調重視與葡萄牙之間的連結。此外，創刊號的社論也將立憲派臨時政府推翻保皇派政權的行動定義為“愛國行動”：



##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公眾對（原）政府缺乏信任，而政府卻一無所知，並且極力美化自己。這就是人民為甚麼採取如此不尋常的行動的原因。……我們的人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美好事物的嚮往通過這一事件充分體現了出來。……那一天，澳門人民的壯舉將永載史冊，我們將為之謳歌不已。<sup>26</sup>

透過這一組論述，《蜜蜂華報》的創辦人一方面以“澳門人”（Macaeneses）之名義執政治理澳門，又同時宣告效忠葡萄牙，而且還將“澳門人”（povo Macaense）的定義，延伸至“熱愛祖國”（Amor da Patria）這種“愛國之士”（amigos da Patria）的身份，相當於為土生葡人構建了對澳門及葡萄牙兩地均表認同的複合型身份價值觀。其在構建“澳門人”身份的同時，既區分開其他葡萄牙人，亦強調其愛國情懷（Patriotismo）及對祖國的忠誠。

這種土生葡人對澳門以及葡萄牙均表認同的複合型身份價值觀，曾經引起讀者討論。例如第19期的《蜜蜂華報》刊登了一封來自“*Nossa Senhora da Piedade e São José Igigá*”號船長康斯坦丁諾·蓋爾菲（Constantino Guelfi）先生的“致編輯的信”，他在信中提出了四點疑問：

(1) 澳門居民是否屬於葡萄牙民族大家庭之一員？

(2) 如果屬於，澳門居民是否有義務像那些在葡萄牙以及巴西的葡萄牙人一樣繳稅？

(3) 澳門居民是否有權利驅逐當局政府，或改革政府機構？

(4) 若政府在軍事、民事和宗教事務上有超額支出，這些部分是否會落到葡萄牙公民繳稅的金額上？<sup>27</sup>

編者其後於第20期回應了蓋爾菲船長的

來函，表示“澳門居民屬於葡萄牙大家庭……並享有和所有葡萄牙公民一樣的權利”。<sup>28</sup> 這個“葡萄牙公民一樣的權利”的回應，相當於以公民的身份，確立了複合型身份價值觀的政治正當性。

出於政治環境變化，《蜜蜂華報》自第54期開始由保皇派掌控，其政治立場固然驟變，但對“澳門人”身份的認同卻不減。保皇派接手後，該報雖然一直抨擊立憲派，但他們建構的“澳門人”（Macaeneses）身份卻和立憲派一樣，是同時認同澳門和葡萄牙的複合型身份價值觀。以第58期刊載的一篇題為《來自真正澳門人之高呼》（“O Discurso do Macaista Original”）的匿名讀者來論為例，該讀者以“澳門人”為主位視角及從政治社會利益的考量出發，對保皇派表達支持，並將立憲派人劃分為他者（outros）。

正是這群人，四處拉幫結派，到處迷惑民眾，左右逢源，對異己進行放肆的貶低與詆毀。他們為了發展自己的黨派，在澳門社會間煽風點火，挑撥離間，妄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達到穩固其組織基礎的目的。<sup>29</sup>

第54期的社論也指“那些企圖引誘澳門民眾犯下在本報第17、18期以及隨後幾期中提到的違抗葡萄牙印度州首府果阿政府的命令的罪行的叛黨頭目的邪惡行徑，已經不應再被隱瞞了”。<sup>30</sup> 可見，立憲派人在第54期開始，被描述為立意損害“澳門人”權益及破壞“澳門人”與葡萄牙關係的他者。

其後，《蜜蜂華報》又刊出多篇以批評巴波沙執政的立憲政府為主旨的信函，如第62期刊登的《愛國者致市政議員演說》（“Philantropo Macaista”）及於第60、63及64期連載的《來自一個愛國者的闡述》（“Exposição dos sentimentos de hum Patriota”）。這些信函的內容以控訴巴波沙本人及其政府執政時的不法行為為主，如：

沒有真正愛國的澳門人能忍受巴波沙在9月26日上呈的申訴書中，將其一己犯下的罪行歸咎於澳門人當中……出於對祖國的熱愛及澳門人的榮譽，在受到這種不公正的指責，迫使我向公眾表明，澳門人從來沒有做過。<sup>31</sup>

這不僅將愛澳門和愛國家的兩層認同概念緊扣在一起，還用“真正愛國的澳門人”的身份，試圖將立憲派之前賦予“澳門人”（Macaeneses）身份概念中的“君主立憲運動參與者”的行動記憶抹去——“澳門人從來沒有做過”。而在第60至65期的《蜜蜂華報》讀者來信中，亦相繼出現抨擊立憲派的書信及演說，第64期的《政府讚揚市民忠於法律及國王文告》還將擁護保皇派定義為“愛國行為”。

從上述《蜜蜂華報》的內容可見，無論是保皇派或立憲派，都將他們的黨派理念和行動加諸於“澳門人”的身份認同當中，藉此尋求派別理念、行動和政權的合法性，“澳門人”在他們眼中是一種管治修辭。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政治立場為保皇或立憲，愛澳門和愛國家始終是《蜜蜂華報》上“澳門人”身份認同的核心，說明政治立場的變化對於當時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的“澳門人”身份認同的一貫性影響不大。

《蜜蜂華報》上大量圍繞“Macaista”和“Macaeneses”的身份象徵的討論，特別是讀者來信與編者回應的文本，是研究澳門土生葡人以及居澳葡人身份認同的重要原始文獻，也說明了至今仍然不乏關注及研究的土生葡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早於十九世紀早期的公共場域已出現激烈討論。在土生葡人以及居澳葡人的“澳門人”身份認同建構中，這一群體反映出的共同歷史經歷及文化準則，可理解為一種屬於集體的“自我”。<sup>32</sup>土生葡人以“我”作為主體，以族群中共有的歷史、習慣、種族、階級等文化符號劃分及定義出一個獨特的身份認同，並以此區分“他人”（客體）。從《蜜蜂華報》的內容來看，無論是立憲派主導時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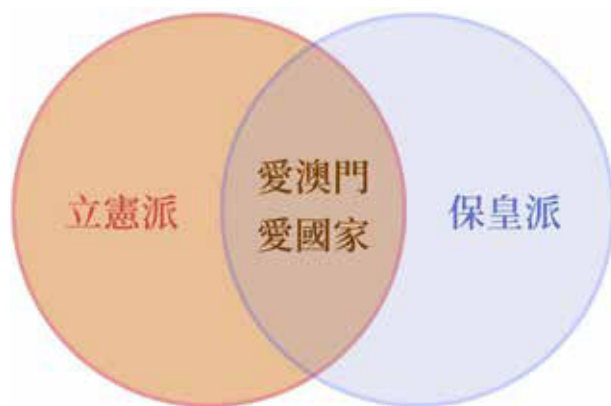


圖2. 土生葡人的複合身份認同（圖片來源：筆者自製）

社論，還是第54期後保皇派主導時期所用的稱謂，皆使用了“Macaenses”或“Macaista”等具象徵意義的字眼，一方面把作為主體的“澳門人”與象徵他者的其他族群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又帶有本土化身份認同的含義在其中。

#### 四、多重效忠與約束的社群生活

由立憲派創辦的《蜜蜂華報》是立場鮮明的政治報刊，而且是兼具官方公報功能的政黨報紙，每期都會刊登政府公文、議事會訓令及會議記錄等政治資訊；又因為以巴波沙為首的立憲派支持1821年葡萄牙的立憲革命，信奉葡萄牙的自由憲法，所以《蜜蜂華報》從一開始就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公開的議政平台，刊登市民的政論及匿名來信等個人評論。前文提及的由讀者來信和編者回應兩種文本顯示的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對“澳門人”身份內涵的建構，就是基於《蜜蜂華報》提供的公共言論空間而出現的。

《蜜蜂華報》的創辦人不僅將報紙視為開放的公共場域，該報作為立憲派臨時政府的官報，亦可被視為“政權的延伸”。立憲派主理的議事會曾於《蜜蜂華報》上數次以政治參與（Participação do Governo）為題，公開召集全體市民出席議事會會議或以書面形式表達個人意見。《蜜蜂華報》第51期的一則政治

##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參與告示中，議事會就七項有關政治、教育及軍事等層面的問題向市民作公開諮詢，並呼籲全體市民以書面形式回覆議事會。具體問題包括關於政治的“（1）應否對現有政體作改變，並從哪些方面着手改動”<sup>33</sup>，或討論教育規劃的“（2）應如何制定最貼近現時社會狀況且具有執能力的教育規劃予學生（男性及女性）”<sup>34</sup>等；又設立委員會討論市民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的意見。可見，立憲派主導時期的政治生態鼓勵市民參政議政，而當時的《蜜蜂華報》作為一份政治立場鮮明的刊物，為居民提供了一個公開的議政平台。

這種讓讀者、市民參與的文化，一直延續到第54期報刊和政權均易手以後。保皇派當權以後，第58期還刊出了一篇署名“J. J. B”，題為《“駝背主義”（Carcundismo）之起源與其根絕之法》的來信，<sup>35</sup>其內容主要抨擊當時擁護專制主義（即眉額帶歷一派）之人士，也就是當時掌控《蜜蜂華報》的人：

在一個專制政府中，每個人只為了一己私利生存，執政者亦漠不關心並毫無節制地破壞自然和人民的權利。<sup>36</sup>

其實，這種葡裔社群內部基於不同政治理念的互相攻擊，可以被視為一種“內部的自由”，能夠讓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與象徵他者的其他族群區分開來。不過，這種內部的自由是建立在眾多外部的行為規範中的。

安德森在論述民族主義起源時，提出十八世紀末在歐洲出現的民族主義，需要被放在宗教共同體（Religious Community）與王朝體系（Dynastic Realm）等更大的文化體系中檢視。<sup>37</sup>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的“澳門人”族群意識，既體現在《蜜蜂華報》上顯而易見的政治派系鬥爭中，還存在於相對隱藏的宗教共同體和王朝體系當中。

《王室制誥》生效後，葡萄牙王室及葡屬印度總督取代了以本地人為主的議事會，成為管治

居澳葡人的最主要權力。居澳葡人當中，也因此出現了透過王室大法官被逐漸強化的對葡萄牙王朝的認同，這個過程在《蜜蜂華報》上亦有所披露。葡印總督委任的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歷在立憲派上場後曾經策動政變，因而被巴波沙掌控的議事會驅逐出境，其後葡印總督包也（Joaquim Mourão Palha）派出的火神號（*Salamandra*）戰艦於1823年6月抵澳並協助眉額帶歷奪回政權。

《蜜蜂華報》共載有46篇與火神號相關的新聞報導、文告及信件往來。除涉及葡印總督及議事會政治角力的信件外，刊於第47期的一篇公文載有澳門理事官致廣東總督的公函，當中詳細交代了葡印總督派火神號戰艦來澳一事的因由。<sup>38</sup>從這些《蜜蜂華報》刊登的內容中，可以清晰見到當時居澳葡人既受代表葡萄牙王室的葡印總督的武力威脅，也受王室大法官推動的葡萄牙王室認同的影響。

除政治生態外，由於居澳葡人普遍有天主教信仰，他們還有共同遵從的宗教生活規範。《蜜蜂華報》出版期間，澳門的基督徒正經歷教宗庇護七世主理教務時期，如載於第21期的教宗庇護七世通諭（1822年1月16日）抄本，就涉及天主教節慶期間的守齋及赦免事宜，其後數期又分別刊載了編者及當時澳門主教等人對如何因地制宜地在澳門履行教宗通諭的討論。<sup>39</sup>而且，當時的議事會也會以宗教音樂作為慶典活動的主要元素，如載於第17期的一則議事會公告寫道：

澳門議事會為進一步體現其對憲法制度的支持，以及接收到來自“*novo paquete*”號振奮人心的消息後，特此頒佈一則公告，於本月5、6、7日晚間全市張燈結綵，鳴槍致意，並於6日晨間在澳門主教座堂演奏《讚美頌》。<sup>40</sup>

可見，當時的宗教生活同時也是政治生活的一個部分。

綜上所述，以《蜜蜂華報》作基礎，可以分析出十九世紀初期，當時這群以“Macaeneses”或“Macaista”自居的葡裔“澳門人”社群（無論是土生葡人或居澳葡人），既是明顯的宗教共同體，有共同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戒律；同時，又受到葡萄牙王朝及其代理人的政令和軍事力量的影響與制約。立憲與保皇的政治理念和行動出現以後，結合澳門本地的政治發展，這群“澳門人”一方面受盡各方勢力掣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以“澳門人”之名來制衡各方。正是因為在這種複合的政治及宗教生活中進退維谷，土生葡人和居澳葡人透過在《蜜蜂華報》所創造的公共場域進行辯論和論述，從而發現、創造和深化了以“澳門人”為名義的自我身份認同。這個認同的核心是愛澳門和愛國家（葡萄牙），彰顯其與澳門和葡萄牙的聯繫，以及基督徒的生活文化。在這個基礎上，他們的政治立場是可變動的，其政治信仰也可以有內部的自由討論空間。當然，土生葡人與居澳葡人這一獨特的群體，無論是置於歷史時空或澳門的社會現況中，他們的“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就如同霍爾（Stuart Hall）對身份認同的分析一樣，存在着一種由歷史和文化不斷重置（positioning）的社會關係，處於一種流動的定位之中。<sup>41</sup>在十九世紀初的《蜜蜂華報》上發現的這種社群認同有何影響，目前尚難以作出定論。

附：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學生助理謝涵宇、錢亦堅、韋開元、陳釗燁、馮笑敏協助翻譯了文中引用的《蜜蜂華報》內容，謹以致謝。



註釋：

1.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 74.
2.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第81頁；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71頁；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1-3頁。
3. 林玉鳳：《中國近代報業的起點——澳門新聞出版史（1557—1840）》，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03-129頁。
4. 除了前引戈公振、方漢奇、程曼麗及林玉鳳的研究，還有趙殿紅的《〈蜜蜂華報〉的創辦和澳門近代報業的發展》（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第73-77頁），都是研究《蜜蜂華報》對中國近代報業的影響。
5.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第四章，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www.macaudata.mo/macabook/book190/html/09901.htm](http://www.macaudata.mo/macabook/book190/html/09901.htm)，2022年9月27日讀取。
6. J. M. Braga, "O Início da Imprensa em Macau", separata do *Boletim Eslesiástico*, Lisboa: Boletim Eslesiástico, 1938.
7. João Alves das Neves, *A Imprensa de Macau e as Imprensa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o Orient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9, pp. 93-94.
8. João Alves das Neves, *A Imprensa de Macau e as Imprensa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o Orient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1999, p. 93.
9. Pablo Magalhães, "Paulino da Silva Barbosa. O baiano que liderou a Revolução Constitucional em Macau e criou o jornal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Afro-Ásia*, no. 51 (2015), pp. 275-310.
10.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1, 2.
11.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1-2.
12. [葡] 巴塔亞 (G. N. Batalha)：《澳門語歷史與現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4年總第20期，[www.icm.gov.mo/rc/viewer/10020/318](http://www.icm.gov.mo/rc/viewer/10020/318)，2022年9月27日讀取。
13. [葡] 阿馬羅 (A. M. Amaro) 著，金國平譯：《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第9頁。



## 《蜜蜂華報》二百年誕

14. 在阿馬羅的《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一書中，譯者金國平先生曾就“土生葡人”一詞的譯法作解譯，認為“Filhos da terra”在一般中文口語中被稱為“土生”，意指“本地人”或“當地人”。
15. [葡]阿馬羅 (A. M. Amaro) 著，金國平譯：《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第9-10頁。
16. [葡]文德泉 (Manuel Teixeira)：《澳門土生葡人的由來》，《文化雜誌》（中文版）1994年總第20期，www.icm.gov.mo/rc/viewer/10020/317，2022年9月27日讀取。
17. 施安東 (António M. Jorge da Silva) 著，葉浩男譯：《跨越文化與時空的葡亞人：澳門葡裔的演化》，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第5頁。
18. *Macau e a sua População, 1500-2000 Aspectos Demográficos, Sociais e Económicos*,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statística e Censos, 1998, p. 99.
1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16.
20. Partha Chatterjee, "Whose Imagined Community?", *Millennium*, vol. 3, no. 20(1991), pp. 521-525.
21. Hartmut Wessler, "Multiple Differentiations and Communicative Integration: Symbolic Communities and Media", in K. Imhof, O. Jarren and R. Vlum eds., *Integration and Media*,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pp. 56-76. (German)
22. 湯開建：《澳門議事會的起源、發展與衰落（1583—1865）》，《澳門研究》2016年總第81期，第83-103頁。
23.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第三章，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www.macaadata.mo/macabook/book190/html/04301.htm，2022年9月27日讀取。
24.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附錄《〈蜜蜂華報〉第1期、原文及譯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www.macaadata.mo/macabook/book190/html/20901.htm，2022年9月27日讀取。
25.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附錄《〈蜜蜂華報〉第1期、原文及譯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www.macaadata.mo/macabook/book190/html/20901.htm，2022年9月27日讀取。
26.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第三章，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www.macaadata.mo/macabook/book190/html/04301.htm，2022年9月27日讀取。
27.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 74.
28.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 77.
29. 葡文原文為“*Allucinando à outros, manchando a este, denegrindo a'quelle, promovao partidos, acendão o fogo da discordia, seinentem a cizania da desunião, com o único alvo de radicar a estabilidade de seus desordenados caprichos*”。
30. 程曼麗：《〈蜜蜂華報〉研究》附錄《〈蜜蜂華報〉第1期、原文及譯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www.macaadata.mo/macabook/book190/html/20901.htm，2022年9月27日讀取。
31.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263-264.
32.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p. 222-237.
33. 葡文原文為“*Se deve, ou não fazer algumas alteraçõens na forma acutual deste Governo, e quaes devao ellas ser, no cazo de afirmativa*”。
34. 葡文原文為“*Qual deva ser o plano da educação para ambos os sexos, mais acomodada ás actuacs circunstancias do paiz, e quaes os meios mais suaves e seguros, de que possa lançar mao o Governo para o pôr em execução, e conservalo*”。
35.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69-70.
36. 葡文原文為“*Em um governo despotico, cada qual para fazer fortuna, naò procura, se nao ter a seu favor, ou ao menos ser visto indiferentemente pelo tyranno, que desenfreadamente calea os direitos da natureza, e da humanidade*”。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69–70.

3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16, p. 11.

38.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p. 201–204.

39. 見於《蜜蜂華報》第21及25期。

40. *A Abelha da China: 1822–1823, Edição do exemplar original do Instituto da Biblioteca Nacional e do Livro*,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Fundação Macau, 1994, p. 66.

41.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226.

